

祛諭

疑俗

說文



15712

212

諭

俗

文

真德秀述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

論 俗 文（及其他一種）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發 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 皇 島 市 資 料 印 刷 廠 印 刷

一 九 八 五 年 北 京 新 一 版

開 本：七 八 七 乘 一 〇 九 二 毫 米 三 十 二 分 之 一
統 一 書 號：一 七 〇 一 八 · 一 五 一

諭俗文

此據學海類編本
排印初編各叢書
僅有此本

諭俗文

潭州諭俗文

宋 浦城真德秀景元述

太守叨蒙上恩，權守湘土。深惟朝廷委寄之重，非特責以有司常務而已。布宣德化，導迪人心，實守臣之事。顧此邦風俗，初未詳知。今以天性人倫之大者，與夫遷善改過之方者，爲爾民告。名之曰諭俗三事。今具于后。

一古者教民，必以孝悌爲本。其制刑亦以不孝不悌爲先。蓋人之爲人，異乎禽獸者，以其有父子之恩，長幼之義也。詩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繼之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此言父母之恩，與天同大。爲人子者，雖竭其力，未足以報也。今乃有親在而別籍異財，親老而供養多闕，親疾而救療弗力，親沒而安厝弗時，不思此身從何而有，罔極之報，當如是乎？至于兄弟天倫，古人謂之手足，言其本同一體。而今乃有以脣舌細故而致爭，雖刀小利而興訟，長不卹幼，卑或陵尊，同氣之親，何忍爲此？潭湘舊俗，素稱淳厚。如前數者，未必有之。太守此來，欲以義理訓民，未免預陳勸戒。已行下州城及十二縣。自今民間有孝行純至、友愛著聞者，采訪得實，具申本州，當與優加旌賞，以爲風俗之勸。或其間有昧于禮法之人，爲不孝不悌之行，鄉里父老，其以太守之言，曲加誨諭，令其悔改。昔後漢陳元爲母

所訟亭長仇香親到其家教以人倫大義遂爲孝子北史清河之民有兄弟爭財者郡守蘇瓊告以難得者兄弟易得者田宅遂感悟息訟同居如初況此邦之人本來易化以理開曉必無不從若上違太守之訓言下拒父老之忠告則是敗常亂俗之民王法所加將有不容已者一陷刑戮終身不齒雖悔何及爾民其思之毋忽

一古人于宗族之恩百世不絕蓋服屬雖遠本同祖宗血脈相通豈容間隔至于鄰里鄉黨雖比宗族爲疏然其有無相資緩急相倚患難相救疾病相扶情義所關亦爲甚重今人于此二者往往視以爲輕小有忿爭輒相陵犯詞慝一起便爲敵讎有一于斯皆非美事昔江州陳氏累世同居聚族至七百餘口前代常加旌表至今稱爲義門近者吉州孫進士以惠施一鄉諸詞列奏蒙恩特免文解士夫以爲美談江湖之間境土相接豈有江西之人能爲義舉而此獨不能今請逐處老成賢德之士交相勸率崇宗族之愛厚鄰里之歡時節往來恩義浹洽小小乖忤務相涵容不必輕啓訟端以致結成怨隙若能和協親族調濟里閭爲衆論所推亦當特加褒異如其不體教訓妄起訟爭懲一戒百所不容已爾民其勉之毋忽

一官之與民誼同一家休戚利害合相體恤爲有司者不當以非法擾民爲百姓者亦不當以非理擾官太守平時以愛人利物爲心不啻飢渴視事之始切切講求已轉牒州縣官各以四事自勉而爲民除其十害何謂四事律已以廉撫民以仁存心以公澈事以勤是也何謂十害斷獄不公聽訟不

審淹延囚繫慘酷用刑泛濫追呼招引告訐重疊催稅科罰取財縱吏下鄉低價買物是也十者有無所未詳知萬一有之當如拯溺救焚不俟終日務令田野安帖愁歎不生或民間有公共利病太守所未及知許明白具狀前來陳述但不許匿名實封許人私過言而有理即當詳酌以次施行爾民亦宜體太守此心更相勸戒非法之事勿妄作如豪強兇橫吞謀貪濁姦狡詐僞欺騙良善教唆鬪耕牛沽賣私酒與販藥物如此之類皆係非法無理之訟勿妄爲如事不干己無妄行告訐攪裝圖類夾帶虛實者如此者皆是無理或日前所爲未免害義若能幡然悔悟去惡從善如湯沃雪舊迹都消人誰無過改之爲貴周處三害終爲名賢父老其以此意爲鄉閭子弟反復解說必若教之不悛則國家有法官司有刑太守雖欲從寬不可得爾民其幸聽之毋忽

右諭俗三事開具在前太守之于爾民猶父母之子子弟爲父兄者只欲子弟之無過爲太守者亦只欲爾民之無犯故于到任之初以誠心實意諄諄告諭其不識文義者鄉曲善士當以俗說爲衆開陳使之通曉庶幾人人循理家家畏法田理無追呼之迹公庭無鞭扑之聲民情熙然化爲樂衆豈不美哉故今榜示各宜知悉

再守泉州勸諭文

太守將至郡人歡迎自慚薄德莫副民望視事之始合有教條不憚諄諄爲爾開說凡爲人子孝敬是先其次友愛協和兄弟人非父母豈有此身父母生兒多少辛艱妊娠將晚九死一生乳哺三年飲母膏血

搆持保抱。日望長成。如惜金珠。如護性命。慈烏反哺。猶知報恩。人而不孝。烏雀不若。兄弟之愛。同氣連枝。古來取喻。名爲手足。人無兄弟。如無四肢。痛痒相關。實同一體。長當撫幼。弟當敬兄。或值急難。尤須救助。其次族屬。雖有親疏。論其源流。皆是骨肉。譬如大木。枝葉分披。本同一根。氣脈未遠。豈宜相視。便若路人。其次鄉鄰。情義亦重。患難相扶。疾病相救。恩義往來。亦不可闕。以上四事。人道大端。凡爾良民。首當加勉。家家孝友。人人雍和。息事省爭。安分循理。得已且已。莫妄興詞。一到訟庭。終身仇敵。更相報復。無有休期。壞產破家。多由于此。語言喧競。或不能無。鄰里之閒。急宜勸止。莫令交手。致有鬪傷。彼中汝拳。汝受官棒。本因小忿。近結深讎。何似始初。便從忍耐。觸來莫競。心下清涼。市井經營。雖圖利息。亦須平允。莫太虧瞞。秤斗稱量。各務公當。大入小出。天理不容。涇米水肉。大爲人害。放債收息。量取爲宜。分數太多。貧者受苦。舉債營運。如約早還。莫待到官。然後償納。飲酒無節。少不生災。賭博不戒。多至爲盜。游手浮浪。久必困窮。勤謹服業。終是得力。太守今此爲民復來。有大不平。當爲伸雪。有大不便。當爲蠲除。事若細微。不必相撓。于爾無益。于我徒勞。違法犯刑。最不可作。舊來有過。各許自新。教而不從。刑斯無赦。有過能改。卽是善良。耆艾老成。宜推此意。誨爾子弟。及其鄉人。有違此言。衆共誚責。凡此怛怛。欲曉編民。讀書爲儒。師慕聖哲。自知義理。不待鄙言。所望以身。率先閭里。一方一所。有一仁賢。以善教人。人必感動。去薄從厚。弭災召和。其始自今。永爲樂國。

當司以安撫一道爲職。兵甲盜賊。乃其專掌。然必吏良而後民安。民安而後盜息。盜息而後兵偃。四者相關。皆當致察。乃紹定六年十一月。恭奉詔書。略曰。比年以來。民窮盜起。皆激于姦貪之吏。大哉王言。可謂明見萬里之外。又自聖上親政之後。登進賢俊。屏斥儉倭。懲治賦吏。禁止苞苴。諸路監司太守。皆以端方廉潔者爲之。每一詔令之下。無非爲民。當司奉行。其敢不恪。自到福州。一意講求。賦輸太重者。首議蠲減。科須病民者。以次革除。禁公人下鄉之擾。除保司代納之害。戒諭十二縣官屬。毋濫刑。毋橫歛。毋徇私。毋黷貨。毋通關節。毋任胥吏。相與精白一心。無負明詔丁甯之意。今以申飭十二縣者。行下諸州。各察其屬。務去前六者之弊。使斯民各安于田里。爾民幸遇清平之政。宜知愛身寡過。務本著業。毋喜鬪。毋健訟。聖經有言。一朝之忿。亡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言人一時忿怒。不能忍耐。生出事來。喪身害命。累及父母。乃惡人之所爲也。又曰。訟終凶。言健訟者終必凶也。又曰。好勇鬪狠。以危父母。此三者。爾民所當戒也。聖經又言。用天之道。春秋于耕。夏勤于耘。秋勤收斂之類是也。因地之利。高田宜麥。低田宜禾之類是也。謹身節用。以養父母。謹身。是不妄爲。節用。是不妄費。又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皆是父母遺體。不一。如子弟。官吏貪殘者。當爲爾德之豪。強侵暴者。當爲爾戢之盜賊。剽竊爲汝之害。當爲剪除之。爾既安其生。宜思自保父母之身。勿犯有司之法。此榜到日。所在耆老仁賢。宜爲開說。使之通曉。宜爲勸勉。使之興起。自今以往。家家禮義。人人忠孝。變七閩之俗。爲鄒魯之鄉。非惟當職所望于爾民。是亦朝廷所望于帥臣也。其敬聽之。毋忽。

潭州勸學文

竊惟方今學術源流之盛，未有出湖湘之右者。蓋前則有濂溪先生周元公，生于春陵，以其心悟獨得之學，著爲通書、太極圖、昭示來世。上承孔孟之統，下啓河洛之傳。中則有胡文定公，以所聞于程氏者，設教衡嶽之下。其所爲春秋傳，專以息邪說、距跛行、扶皇極、正人心爲本。自熙寧後，此學廢絕。公書一出，大義復明。其子致堂、五峯二先生，又以得于家庭者，進則施諸用，退則淑其徒。所著論語詳說、讀史知言等書，皆有益于後學。近則有南軒先生張宣公，寓于茲土。晦菴先生朱文公，又嘗臨鎮焉。二先生之學，源流實出于一，而其所以發明究極者，又皆集諸老之大成。理義之祕，至是無復餘蘊。此邦之士，登門牖承，警欬者甚衆。故人材輩出，有非他郡國所可及。今二先生雖遠，所著之書具存。皆學者所當加意，而南軒之論孟說、晦菴之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孟集註，則于學者爲尤切。譬之菽粟布帛，不容以一日去者也。頗聞邇來士子急于場屋科舉之業，往往視爲迂緩，置不復觀。殊不知二先生之書，旁貫羣言，博世綜務，猶高山巨海，瑰材祕寶，隨取隨足。得其大者，固可以窮天地萬物之理。知治己治人之方。至于文章之妙，渾然天成，亦非近世作者所能彷彿。蓋其本深末茂，有不期然而然者。學者誠能誦而習之，則于義理之精微，既有所得，發之于文，亦必意趣深長，議論精確，以之應舉，直餘事爾。若徒諷咏膚淺之文，掇拾陳腐之語，見聞既陋，器識可知。雖使幸而獲選，其不能大有所立必矣。今秋試之期尚遠，羣居暇日，正當培養義理之源，務求有用之實。自今以始，學校庠塾之士，宜先刻意于二先生之書，俟其浹洽貫通，然後博求周程

以來諸所論著。次第熟復。而溫公之通鑑。與文公之綱目。又當參考而並觀者。職教導者以時叩擊。驗其進否。上中二句當課之日。則于所習之書。摘爲問目。俾之援引諸儒之說。而以己意推明之。末旬則仍以時文爲課。如此則本末兼舉。器業日充。上足以追續先賢之正脈。次足以爲當世之實用。異時英髦接武。追述于前聞人。豈不盛哉。顧念迂疏。濫塵師師之任。新美士習。蓋其責也。輒不自揆。敢述其所聞。惟同志相與勉之。

泉州勸孝文

當職昨以三事諭民。首及孝弟。數月以來。累據諸廂申到。如黃章取肝以救母。劉祥取肝以救父。近又有承信郎周宗強者。其母安人陳氏。得疾幾危。宗強割肱救療。母遂平復。雖非聖經所尙。然其孝心誠切。實有可嘉。今忽據百姓吳拾。同妻阿林。懇其子吳良聰不孝。再三審問。具言其詳。當職忝爲郡守。不能以禮義訓人。致使民間有此悖逆。日夕慚懼。無地自容。周承信除依條支賞外。特請赴州。置酒三行。以示賓禮之意。用旗幟鼓樂鞍馬。繖扇送歸其家。吳良聰罪該極刑。姑與從輕。杖脊二十。髡髮拘役一年。仍就市引斷。使人知孝于其親者。有司所深敬。不孝其親者。王法所必懲。兼此邦之人。本來易化。只緣官司不加訓勵。故有無知而輕犯者。今爲爾民略陳大義。昔者聖人作孝經一書。教人以事親之道。其紀孝行章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孝之始終。無出于此。所謂居則致其敬者。言子之事親。常須恭敬。不得慢易。蓋父母者。子之天地也。爲人而

慢天地。必有雷霆之誅。爲子而慢天地。必有幽明之譴。昔太守侍郎王公見人禮塔。呼而告之曰。汝有在家佛。何不供養。蓋謂人能奉親。卽是奉佛。若不能奉親。雖焚香百拜。佛亦不佑。此理明甚。幸無疑焉。所謂養則致其樂者。言子之養親。當有以順適其意。使之喜樂也。大凡高年之人。心常歡悅。則疾病必少。中懷戚戚。則易損天年。昔老萊子雙親年高。常著綵衣爲兒童戲。正以此也。今貧下之民。固無美衣珍膳。以奉其親。但能隨力所有。盡其誠心。父母未食。子不先嘗。父母尙寒。子不獨煖。父母有怒。和顏開解。父母有命。竭力奉承。則尊者之心。自然快樂。閨門之內。盎然如春矣。所謂病則致其憂者。言父母有疾。當極其憂慮也。昔人有母病。三年夜不解帶者。親年既高。不能無疾。人子當躬自侍奉。藥必先嘗。若有名醫。不惜涕泣懇告。以求治療之法。不必刳肝剖股。然後爲孝。蓋身體髮膚。受之父母。或不幸因而致疾。未免反貽親憂。若貧之至甚。無力請醫。許詣州自陳。嘗爲遣醫診視。藥粥之資。與從官給。至于喪祭二事。皆當以盡誠爲主。不暇一一開陳。獨有兩說。願因而勸戒。竊聞民間不幸有喪。富者則修費而傷于禮。貧者則火化而害于恩。夫送終之禮。稱家有無。昔人所謂必誠必信者。惟棺槨衣衾。至爲要切。其他繁文外飾。皆不必爲。至如佛家追薦之說。固茫昧難知。然昔賢有言。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惡人入。苟明此理。則諂奉僧尼。廣修齋供。其爲無益。灼然可知。又聞鄉俗相承。親賓送葬。或至刳宰羊豕。酹臂杯觴。當悲而樂。尤爲非禮。至于貧窶之家。委之火化。積習歲久。視以爲常。曾不思古者背叛惡逆之人。乃有焚骨揚灰之戮。今親肉未寒。爲人子者何忍付之烈焰。使爲灰燼乎。言之猶且痛心。況復忍爲其事。自今而後。富

者則願其創世俗不正之禮。省虛華無益之費。審欲爲親祈福。豈若捐金穀以濟飢貧。有若施藥施棺。無非美事。儻能行此。福報自臻。何必索之渺茫。妄希因果。貧者則願其勿以火化爲便。苟稍可趁辦。何惜辦尋丈之地。以葬其親。必不獲已。卽仰陳乞于官地安厝。但深掘坑坎。築土實封。亦勝于焚屍之慘。經曰。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天下萬善。孝爲之本。若能勤行孝道。非惟鄉人重之。官司敬之。天地鬼神。亦將佑之。如其悖逆不孝。非惟鄉人賤之。官司治之。天地鬼神。亦將殛之。此州素稱佛國。好善者多。今請鄉黨鄰里之閒。更相勸勉。其有不識文義者。老成賢德之士。當與解說。使之通曉。庶幾人人興起。家家慕效。漸還淳古之俗。顧不美歟。